

# 如何以「他说要纳妾，我当晚就往他房里塞了两个美貌婢女」为开头写个甜文？

他说要纳妾，我当晚就往他房里塞了两个美貌婢女。

堂堂太后嫡出的长公主，活得像我这般窝囊的大抵是史上头一个。

原因无他，我是穿来的，我和我这便宜驸马都是书中的绿叶，都是为了衬托男女主。原主刁蛮任性，仗着自己的身份四处得罪人，自然也看不起出身穷酸的驸马段修，日夜打骂。

结果最后逼得段修和反派造反，原主赵瑶知最后死于流亡，而段修则被男主亲手杀死。

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保住小命第一步，对段修好一点。

从成亲到现在，原主和段修就同房过一次，其余时间二人都是分房睡。

昨日我偷偷去段修房门外偷听，隐隐约约听到「纳妾」二字，今天一早便进宫同皇兄要了两个貌美如花、精通房事的宫女。

我走时，还无意间看见皇兄捂着胸口，一脸心疼。

可见这两个宫女真的不错，段修这厮有福了。

如今正值炎夏，但屋内凉爽舒适，有冰块，有宫女扇风，有冰镇瓜果，有香茗可品，人生至此，何不乐哉？

就在我准备入梦之时，却被一阵脚步声吵醒。

睁开眼，正是段修。

段修眉清目秀，一身月色长袍，更衬得他温和儒雅。

「駙……駙马？」我急忙从座上下来，然后直接在他面前摔了个狗吃屎。

「公主！」段修将我扶起，长袖下的手比我想得更有力。

随之耳旁一阵「扑通」声，原是周围的宫人们都吓得跪下，正颤抖着不敢抬头。

「公主身子可有碍？」段修柔和的眼眉低垂，确定我站稳后将手松开，然后后退一步。

我揉了揉下颚，忙摆手，「本宫无事。」然后又转向身边的宫人，「你们都起来，出去待着，我同駙马有话说。」

宫人们避开我的目光，纷纷同情地看着段修。

我欲言又止，我不过是想问段修那两个美人行不行，而不是想家暴啊！

「公主如果想和离，大可不必用此手段，我向皇上说明便是。」

「啊？」不是他自己说想纳妾的？怎么如今这副委屈的模样？

段修抬眸同我对视，满目悲戚，「我心知公主厌恶我，但还请公主勿要再做此事。」

「不是你说想纳妾？本宫只是想给你送两个暖床女婢罢，并无嫌弃驸马之意。」

段修这才反应过来，「那是我那同乡周大人说的，并非是我。」

我扶着额弱弱道：「原是本宫误会了驸马。」想拍马屁谁知拍到了马腿上，看来我这讨好段修的路还有很长，很长。

段修朝我屈身行礼，「我在偏院一人足矣，还请公主收回那两个女婢，不然我日夜难安。」声音里隐约带着怒气说完便拂袖而去。

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满心辩解的话却说不出口。

罢了，搞不定驸马，那就先解决另一个祸患——原身赵瑶知和段修的女儿——庭月郡主段满。

段满就是从小就欺负男主的恶毒女配，后来女主出现了，就连同女主一起欺负。

仗着自己的娘亲是长公主就为所欲为，落得一世骂名，最后的下场不言而喻。

保住小命第二步，教育好家中的熊孩子。

我赶到宫中时，殿中站满了人，可怜的男主六皇子浑身都湿透了，女主和段满已经换上了干净衣裳，只是头发还是湿的。

段满见我来了，忙扑到我怀里，「娘亲！」

我扶着她的肩将她推开，「段满，这里是宫里，你这般成何体统！」

段满被我严厉的模样吓了一跳，愣在原地。

最后这场闹剧以我又陪礼又赔笑并威逼利诱段满道歉结束。

回到府里，我满脑子都是六皇子缩在角落冻得瑟瑟发抖的情形，而段满则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不愧是人精，自己欺负了人倒还委屈上了。

「这三个月，你就在府里哪里都别想去。还有，以后不能欺负别人，尤其是六皇子，不然你就像今晚一样只能喝白粥！」正在我教育段满的时候，段修又来了。

段满忙躲到段修身后，「爹爹，娘亲凶我！」说着，还偷偷将泪抹在段修的衣袍上。

「自己犯错还恶人先告状？段满，你现在就给我将《幼学启蒙》抄一遍，不然你休想用晚膳！」年纪小小就这样，长大了还了得？

「爹爹，我怕……」段满扯了扯段修的衣袍，圆圆的杏眼冒着泪珠。

段修蹲下身摸了摸段满的头，后又看向我，嘴角的笑容若隐若现：「公主今日倒是头一回没惯着她。」

「从前我也不知她竟蛮横到这种地步，连皇子都敢欺负。」说着，我撇了段满一眼，「还不去？」

「爹爹……」段满抱住段修的手臂，委屈极了。

段修温柔地将手抽出，「小满还小，整本《幼学启蒙》恐是抄不完，抄一半便好。」

段满眼里才升起的希望顿时烟消云散，「爹爹也不疼我，爹爹也坏！」

我给婢女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她将段满带下去。

送走段满这朵小霸王花之后，我立刻殷勤地对段修嘘寒问暖：「如今天凉了，我见你屋里炭也没有，布置也都旧了，便让人替你添了些新的，你可还喜欢？」

段修住的偏院十分简朴，说那地方是给公主府下人住的我都信。原身自己铺张浪费，华服玉石无一不缺，却让自己驸马过得这般寒苦，难怪会逼得人家造反。

万幸如今一切都还来得及，段修看起来温和儒雅，想来会给我弥补的机会的.....吧？

段修抿了抿唇，「可是谢将军又出了事？」

「谢将军？」我说完便想起原身的相好貌似就是个将军.....

「当然不是……」我忙摆手，「本宫心知从前待你不好，让你受尽委屈。本宫也深知自己性子不好，不像别的女子端柔贤淑，总是让你受气。我只是想弥补你。」

段修先是一愣，清澈的眼眸微垂，眉心微蹙，「公主可是又想替南风馆的人赎身？」

我险些原地石化，看来原身从前作恶多端，在段修心里的水性杨花的形象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。

「驸马这是不信本宫？」我举手发誓，「本宫发誓，要是本宫从今以后对驸马有二心，本宫就……就染病而死。」反正我对那些人也没兴趣，染病也绝不会轮到我。

才说完，嘴就被段修捂上。

「公主切莫如此，我信公主便是了。」段修说完后就松开手，站在离我两步远的位置，眉心仍是锁着，隽秀的五官染上淡淡的悲伤。

看来他还是不信我，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忍不住长叹一声。

此时我的贴身婢女故颜已安顿好段满，「公主可是不高兴？要不要奴婢去南风馆挑个小倌过来？」

我不耐烦地瞪了她一眼，「那地方本宫再也不会去了，以后也别再提。」

「是。」故颜对我的反应十分惊讶，但也不敢多言。

「你记性可好？」我问她。

故颜虽感疑惑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
「将本宫与驸马成亲以来发生过的事都详细说说。」原身劣迹斑斑，书中描写也不多，我可不能再一知半解。

故颜怯怯地看着我，「公主真的要奴婢说？」

「说吧，本宫不会罚你。」我深吸一口气，让内心保持平静。

「那奴婢……说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公主，奴婢真的说了？」

我咬牙道：「快说！再说本宫罚你去柴房！」

故颜被我一吓，忙道：「新婚之夜后，公主就让驸马搬去了别院，平日里不许驸马出门，也不让人服侍。」

公主时常嫌弃驸马出身不好，每当被人下了面子回来就冲驸马一顿打骂，驸马也不敢还手。五公主嫁给嘉勇侯世子那日，公主一气之下还拿烛火往驸马手上烧。

公主府每月花销极大，公主索性将驸马的俸禄也拿来挥霍.....」

「好了，打住。」我捂着心口，险些停止心跳，原身如此虐待段修，他如今肯定恨我入骨。

我绝望地躺在床上，思考着如何才能化解段修心中的恨意，窗忽地开了，我起身望去，一个人影闪到眼前。

接着，我就被人搂着带到了床上。

「心肝可有想我？」

我险些没将昨夜的晚膳吐出来，二话不说上手就是一掌。

他吃痛放开我，我这才看清他的样貌，五官深邃，轮廓分明，健康的小麦肤色。长得倒是俊朗，怎么说话如此油腻？

「心肝今天怎么肝火如此旺盛？」他脸上的掌印清晰可见，剑眉蓄着不满。

「你擅闯公主府，意图对本宫不轨，说话还这般放肆？」我怒斥道，这应该就是原身那位将军相好了。

「哦——」他拖长尾音，嘴角勾起邪魅一笑，「原来你今日想玩采花大盗与深闺公主的把戏？」

看来这位将军兄与原身平时真的玩很大，本人是何德何能有幸体验这一切？

我还没开口他就已经朝我扑来，我迅速避开并拿起手边的花瓶朝他头上砸去。

他吃痛惨叫，我则在一旁翘着二郎腿，「每次都是这一套，本宫腻了，以后你不必来了。若下次你再出现在公主府上，我就让皇兄赐你一套宫刑。」

说完，我提起裙尾准备离开，结果这人竟抱住了我的腿。

「公主！公主别抛下我，我今天刚习了姿势，不如公主同试试？」他哀求着，头上的血染红了我水蓝色的裙尾。

「本宫让你滚！」我吼道，用另一只脚去踹他的手。

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是段修，他一手还拿着一叠纸，脸上没有半点意外。

前脚刚立下毒誓只爱他一个，后脚就被撞见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洗白路上处处艰难。

我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，硬生逼自己落下泪来，一副贞洁烈女的神情：「驸马，他.....他非礼本宫。」

我想朝段修走过，奈何脚下的人抱得紧，气得我只好用力给他一脚把他踹晕。

见他晕了过去，我忙踢开他追上转身离去的段修。

「驸马！」我在他身后抱住他，「本宫真的心里只有你一个，你听本宫解释！是他闯进我屋里对本宫图谋不轨，你也看到了，本宫适才奋起反抗才没失去清白……」

「公主，」段修试图掰开我的手，但我抱得紧，几次下来他不敢伤我，只好作罢。

「驸马不信本宫本宫就不放手！」

他轻叹了一口气，「我并非不信公主，只是想去叫人将他绑了。」

「啊？」我疑惑地松开手。

段修转过身来，眼角微微扬起，「公主不是说此人意图非礼？如此应尽早将人绑了丢出去，省得吓着小满。」

我立刻小鸡啄米似得点头，「驸马所言极是，本宫同你一起。」说着，我挽上他的手。

段修垂眸撇了一眼，含笑点头，「好。」

我注意到段修手上的纸，问道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这是小满抄完的书，她正闹脾气，让我替她拿过来给公主。」段修将纸递给我，即便我不认识这里的字，也看得出来字迹潦草。

「也该让她好好练练字了。」我对上段修的目光，「从明日起，此项重任就交给驸马了。」我拍了拍他的肩，投给他一个

鼓励的目光。

「公主从前都是直呼我姓名，这几天都唤我驸马，反倒生疏了。」段修唇角微抿，眼神又覆上一层哀伤，眼皮上稀疏的睫毛上下扑朔，让人生怜。

我一时哽住，不知该如何言语。

「若公主不嫌弃，唤我永笙便好。」清浅的眸子流露出一丝期待。

「好啊，永笙。」我心里既难过又高兴，明明是这般温柔的人，怎么就落在原身手上了呢？

翌日一早，我就将段满拉到段修书房里。虽然段满一身起床气，但迫于我的威严还是乖乖地坐下让段修教。

段修性子软，我怕段满会借机偷懒，于是留下来监督，从书架上随便拿了本书看。

也不知小说中是何朝代，我现在的文化程度与文盲相差无几，整本书我一个字都看不懂，没多久就去见周公了，直到头落到桌上才醒过来。

迷糊睁开眼后，发现父女俩正转过头看着我。

「娘亲，你书都拿反了。」段满满脸嫌弃地说。

我忙干笑几声来掩饰自己的尴尬，故作高深地说：「本宫只是觉着正着读有些无趣，特地反着读锻炼一下眼神。」说完还用

余光去瞄段修，发现他神色自然，想来我演得还不错。

「快练字，写得歪歪扭扭，没个正形！」我继续催促段满练字。

段满将笔一放，嘟着嘴同段修说：「爹爹，为什么娘亲可以偷懒睡觉，我却要练字？」

段修眉眼漾开笑意，仿佛春风拂过湖面，泛起浅浅涟漪。「那不如公主来教？」

我瞬间困意全无，「本宫的字怎比得上永笙？本宫替你们研墨如何？」说着，我起身走到桌前拿起墨锭开始磨。

段满这个机灵鬼这才满意地继续拿起笔，才写了两个字又转过头，「爹爹，娘亲这样是不是叫『红袖添香』？」

「练字就练字，少一心二用。」我刮了她一眼。

倒是段修，眉眼间笑意更浓，「小满用词倒也恰当。」

段满得到段修的认可，朝我做了个鬼脸。

待段满练完字后，我将段修拉了出门，从前他被关在公主府里，如同囚鱼，为了化解他心中对我的不满，我打算使用买买买战术。

本不想将段满带出来，奈何段修宠她，真是慈父多败女。

本想先带段修去布铺做几身衣裳，但中途经过书铺，我想着段修肯定更喜欢书，于是先带他们进了书铺。

段满一进门就被那些鲜艳的纸张吸引，宠女狂魔段修自然是要带她去看。

我闲得无聊便四处逛逛，在一个隐秘的角落看见一本书，封面上写着三个字，我依稀认得最后一个字是「图」。

既然看不懂字，那不妨看看图。

结果我一打开书，全是各式摆放的肉体。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原来这小说中的人这么会，简直刷新我的认知。

我正看着一个在马背上的姿势出神，心想怎么可能做到那样，结果身旁传来熟悉的声音：「在看什么？」

我吓得急忙合上书，忙转过头看，发现只有段修一个顿时松了一口气。

「随便看看。」说着，我将书放回去。

放到一半就被段修截住，「既然公主喜欢，不如买了。」

「不必，真的是随便翻翻。」我尴尬地说着，段修却将手中的书抽走。

「我自知房事上愚笨，不讨公主欢喜，不如公主给我一个精进的机会？」他垂下眼眸，显得有些落寞，手握得有些用力，指节有些泛白。

「永笙，我并没有嫌弃你……」原身这么放浪，我的解释显得很苍白无力。

我又说：「段满在，被她看到不好。」

「我先去结账包起来便好。」段修见我并无拒绝之意，拿着书就往老板那走。

我本想喊住他，但又怕拒绝他会难过，还怕他难过就会黑化，一黑化我就时日无多。

我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，穿书真的好难。

一大一小在书铺「满载而归」，之后我们去了布铺。

段修这人身长如竹，瘦骨清相，看他试衣服仿佛在看模特走 T 台。

大半个时辰下来，我已经给他订做了十几套衣裳，头一次体会到当富婆的快乐。

段满年幼自然臭美，待我替段修结完账，她便扯着我的衣角到一块荷色调布前，「娘亲，我也要做新衣裳。」

「不行，你的衣服已经够多了。」我无情地拒绝，「今日本就是特地给你爹爹添置物品，是你自己要跟来的。」

段满撅着小嘴，生气地跺脚，「娘亲坏！」说完便背过身不理我。

段修见状想过来安慰她，但半路被我拦住。

「她的衣服太多了，本就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衣服过不了多久便穿不下了。你若是再宠她，只怕日后她会骑到你你头上。」

段修眉眼柔柔地舒展，「公主如今待我这般好，就不怕我日后太过放肆？」

穿来这么久，终于让我遇上一道送分题。我上前挽住他的手，抬眼笑道：「若真有那日，本宫也只好惯着。」

段修白皙的脸上染上一层的绯色的红晕，一直蔓延至耳根，很明显他没料到我会这样答他。「小满性子倔，不好好劝只怕要闹。」

说完，他小心翼翼地睁开我的手，朝段满走去，颇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。

不得不说，段修哄女儿属实是有一套，三言两语便让段满眉开眼笑。

从布铺出来后，我们便去了一家卖奇货的店铺，昨天特地问了故颜，她说这里有上好的墨锭。我心想段修是读书人，想必肯定喜欢这些，加上最近要教段满写字，墨锭的消耗难免比较大。

我才进门就被掌柜拉到一旁，掌柜神秘秘地递给我一个木盒。

「这是？」我满脑疑惑。

「公主之前要我找的秘药，这是西域的秘方，我托了好些人才找到的。服用之后，猛如狼虎，一夜七次不成问题。」掌柜的眼神逐渐猥琐，「之前五公主来了好几趟，我都没卖给她，就是为了等公主您来。」

我嘴角抽搐，原身还有多少「惊喜」是我不知道的？

掌柜见我这般，脸色稍变，「公主不是.....想反悔吧？」

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「当然不是，我先收下，等下一同结账。」我忙将木盒藏好，若是让段修看见可不得了。

刚藏好，就撞见了原身的五妹妹赵瑶书。此人书中略略提到过，嫁的是庆勇侯府的世子，家底殷实。因此时常借机明嘲暗讽原身嫁的不好，原身每次都将气撒在段修身上。

这不，赵瑶书见了我便径直朝我走来。

「实在没想到能在此处看见皇姊。」赵瑶书身旁站了男子，一脸疲态，看衣着应该是她的驸马。怪不得赵瑶书要买那些补药，她驸马看起来就一副肾虚的模样。

我礼貌地笑笑回应。

赵瑶书将眼神投向不远处的段修，半掩着笑，「皇姊带驸马上街倒是头一回，不知驸马的俸禄够不够买这奇货居的东西？」

我忍着没朝她翻白眼，「皇妹多虑了，皇兄和母后给本宫的嫁妆还够我们挥霍个几辈子的。驸马才华横溢，是皇兄钦定的状元，走到如今全靠自己。」

「噢，」我学着她半掩嘴的模样，「本宫没记错的话，庆勇侯世子好像落榜过四五次？」

赵瑶书恼怒，但又不敢反驳我。

我将方才藏好的木盒拿出来塞到她手里，「听闻世子身子不好，在那事上不能让皇妹尽兴。这是本宫特地让掌柜采买的药，本想明日送去府上给皇妹，如今倒省了不少功夫。」

赵瑶书的脸色变了几变，店里的人不少，纷纷低头忍笑。

「皇妹快回去试试，保准世子用后和驸马一样如狼似虎。」

赵瑶书见状忙拉着世子离去，但也没忘了拿那盒药。

段修来到我身边时，我早已笑得不能自己，有他扶着才没坐到地上。

我笑了半天，才发现段修一脸平静，「不好笑吗？」我问他。

「公主怎么这般维护我？」

我点了点他的额角，「因为你是本宫的驸马啊，不维护你维护谁？」

日光正好，斜斜地照入铺里，让我能看清他脸上的细小绒毛，浸在日光里，染上浅浅的金色。段修的眼睫微微一颤，「那药.....」

「真的是买来下她面子的！你身强力壮，本宫要那药也没用不是？」我迅速一顿解释，末了又补了一句：「本宫发誓！」

「不必，我信公主。」他将我的手握住，眉眼弯弯，似要将笑悉数堆到眼角。

在奇货居买了些墨锭后我们又去了福香楼吃饭，本来想要厢阁，但被告知已经满了，我们只好作罢。

才坐下就听见旁边两个长相油腻的男子说话：

「这杏春楼的花魁可真是不一般，昨夜花了一千两终于抱得美人归。那肌肤滑如牛乳，那滋味可销魂了.....」

「这兰疏姑娘的身价都这般高了？」

.....

我忙去捂段修的耳朵，省得她将那些粗秽的话听进去，无意中却瞧见段修脸色不大好。

我这才想起书中提到段修的背景，段修出身贫寒，但进京备考时被宋学士发觉其才华，收为弟子。但还没参加科考，宋学士

就因参与谋反被赐死，其女宋容真在逃亡时被人拐卖沦落风尘。

段修满身才华，虽中状元，但被皇兄猜忌，因此赐婚原身，让其一世只得闲职。

书中段修早就认出宋容真，奈何不够钱替她赎身。原身后来得知此事，以为段修有二心，一气之下设计宋容真被变态权贵亵玩致死，成为刺激段修黑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看段修这般，想来花魁兰疏就是宋容真了。

回到府上后，我立刻派人去查问兰疏的身价。

这一问属实将我吓了一跳，兰疏的身价是一万两黄金，而如今府上的现银也就一万两白银。

我将库房的贵重物件卖了好些，又押了些地才勉强将钱凑上。

杏香楼只在夜里接客，因此我女扮男装上了这杏春楼。

才拿出银票，老鸨的眼神立刻从惊喜变成了嫌弃，「公子来之前也不打听打听，这一万两黄金可是两天的价了。如今我们兰疏的身价是四万两黄金！」

好一个坐地起价，涨得比北上广的楼价还快。

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府上，没走几步就遇上了段修。

今晚月色很好，冷冷地映在段修脸上。

「公主想要的人赎回来了？」不知是不是夜里风寒，段修脸绷着，连带着说话的语气也比平时冷了几分。

看来还是没瞒住他，本想给他个惊喜，如今倒是空欢喜了。

「你知道了？对不起。」我心里有些愧疚。

「不过不要灰心，老鸨竟然敢和本宫玩坐地起价，本宫就让她血本无归！」我投给段修一个坚定的眼神，「你且看我如何将兰疏救出来。」

「兰疏？」段修声音里充斥了惊讶，他愣了半晌，眉心蹙起又舒展，「公主是去赎她了？」

他这幅反应倒让我也疑惑了，「不然？」

我这才记起这京城的风月馆和春楼是开在一条街上的，原来这人是以为我又去寻欢了。

这人原来还是不信我，那我索性也让他愧疚愧疚。

「哦——永笙你还是觉着本宫会去找小倌，妄本宫这两日忙着筹钱帮你赎人，你却这样想我！」说着，我用袖子佯装抹泪，「罢了，罢了，终究是本宫错付了……」

「公主，我……」段修上前拉住我的手，「此番的确是我的不是，公主一心为我，而我却如此对公主。」

我背过身去，装作抽泣的模样。

「公主若要罚，我心甘情愿。」段修语气里透着焦急，他半搂着我，身上带着淡淡的墨香。

「怎样都可以？」我转过身问他，装作一副不大相信的样子。

段修认真地点点头，「嗯。」

第二天夜里，我又到了杏春楼附近。只是这次不是我去，而是段修。

昨日我想到了一条妙计，能花最少的钱救出宋容真。

当然，首先要宋容真和我们串通好。我与宋容真素未谋面，她自然不会轻易相信我，所以，段修就是最好的联络人。

今夜我先派段修去和宋容真相认并告诉她我们的计划，让她配合我们。

但是，驸马爷似乎有点不情不愿。

今夜我特地给段修穿了一身墨色鹤纹长袍，头戴镶白玉冠，俨然一副贵公子气派。等会儿往杏春楼里一站，女子们必定蜂拥而至。

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段修神情严肃，哪里有半分风流公子的影子？

「永笙，你不要这么严肃，你要淫荡，啊呸，风流一点。」

段修面露难色，「公主实在是为难我，不如公主同我一起去？」

「不成，一个人要一千两，两个人就要两千两，我没带这么多银票出来。」我毫不犹豫地朝他摇头，「你就自然一点，进去之后将目光放在她们的胸脯上、大腿上，最好要笑，千万别绷着脸。」

段修的脸色更难看了，「那不如公主进去，我写封信给你带给容真，她看了便会明白的。」

「不成，」我还是拒绝，「没有什么比你亲自去更好了。」

段修此刻犹如贞洁烈女，让我有种「逼良为娼」之感。

见他这般，我也不好再逼他，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感伤道：「永笙昨夜信誓旦旦地同本宫说甘愿受罚，其实不过也是糊弄我罢了。」

段修垂眸，绯色的浅晕又染上了耳根，「公主莫急，我去便是。只是公主让我看她们，我……做不到。」

看段修如此纯情，我心里更是内疚，「如此也好。」说着，我递给他一袋碎银子，「等下用来赏人，这是里头的规矩。」

段修捏紧荷包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我看着段修的身影消失在杏春楼门前，心里竟有些期盼他早些出来。

段修进去还未到半个时辰就出来了，衣冠整洁，身上仍旧是淡淡的墨香，未沾染上半点脂粉气。

「公主，我已同容真商量好，她明晚就会将药服下，我们后日过来便可。」

「如此甚好。」我拍了下段修的手臂，「如今也不早了，我们早些回去罢，明日还要早起教段满练字呢！」

段修眉眼弯弯，似要媲美上空那轮明亮的弯钩。

「她有没有说过她日后想去何处？本宫好让人安排。」心中大事完成了一半，我一路上心情舒爽。

段修低下头看我，眉心染上忧愁。「我没问。」

想必他觉得愧对宋容真，毕竟她父亲曾对他有恩，但他却娶了她仇人的妹妹。

我凑上去挽上他的手，「那等她出来后我们再问？」

他抿起嘴角，「好。」

「其实……公主不必待我这般好，我如今只得一闲职，于公主不过是累赘。公主不若像从前一般对我？」

我见他此番，安慰的话涌上心头，却不知先说哪一句。

明明也曾是胸怀天下的状元郎，才冠京华，却无处施展。尚长公主，却非良缘。恩师被冤，无力证清白。

「永笙不可妄自菲薄，从前本宫是觉着自己委屈，但如今才发现从前是我心盲。永笙这般好，本宫自然要好好待你。」

「公主是如何说服那郎中的？」段修错开我的眼神并将话题岔开，但手也覆上了我的手。

我得意地笑笑，「长公主的令牌一出，强权之下，他还能不弯腰？」

段修含笑地点点头，「公主智谋实在让我折服。」

后夜我同段修又上了杏春楼，我女扮男装，装作是终于凑够了钱来赎宋容真的嫖客。

「刘妈妈，爷今日是来赎兰疏的。」我一进门就拿出一叠银票往老鸨面前一扫，果不其然，她立刻两眼放光。

「这位爷，你这么快就凑到钱了？」老鸨一脸殷勤。

「那是自然，实话同你说，我本想买她送这位大人。奈何兰疏的身价实在是高，就怕大人他不满意。」我边说边往段修身上瞟，「没想到大人前日来过后念念不忘，那我自然是得出这个钱啊！」

我谄媚地凑到段修身边，声音不大，但足以让老鸨听清：「舍弟可就劳烦大人照顾了。」

段修颌首，然后径直就上了楼。

我见状继续将银票拿出来晃，「还愣着做什么，还不上去请兰疏姑娘出来服侍大人？」

老鸨眼珠一转，立马扭着腰跟了上去，「哎，大人等等我，我这就去叫兰疏出来！」

待我们都到了门外，里头传来宋容真的声音：「今日兰疏身子不适，不能见客，还请大人原谅。」

「哟，区区风尘女子这般没眼力劲！」我故作虚势，「刘妈妈，你今儿这钱还想不想挣了？」说着，拿着银票刷刷地甩着。

老鸨面露慌张，「哎哟，这位爷，我真没那意思。」说着便径直将门推开往里头大声喊道：「兰疏，今日你那小日子可没到啊！这两位爷可是特地给你赎身的，把你平日里的性子给我收起来！」

我同段修跟着进去，然后便看见宋容真躺在床上，露出的肌肤皆布满红点。

「啊——」我大声惊呼，「这不是染上什么病了？」

说着，还未等老鸨反应过来，我便指着她痛骂：「你这黑心的贱人，怎么拿这种脏货给我们大人用！」

「冤枉啊大人！她昨日还是好好的……」老鸨百口莫辩。

「大人快走，这地儿脏得很，我再去别处给你寻好的。」我拉着段修就往外飞奔，一路跑一路喊：「兰疏姑娘染了病，这杏

春楼不干净啊！」

外头的客人闻声纷纷推开身边的姑娘，不顾凌乱的衣衫径直往外走。

而老鸨则在楼上唤打手，「快给我将那两人抓住，给我堵上他们的嘴！」

外头我早就安排了护卫，那些打手绝对近不了我们的身。

我同段修满头大汗地坐上马车后我靠在他的肩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「本宫方才演得如何？」我将眼角沁出的泪水擦去。

段修眼里酿着一抹笑意，抬手轻柔地将我额上的汗水拭去。

「远胜我百倍。」

当夜杏春楼一场大乱，不仅是客人，就连不少姑娘都逃走了。

第二日，此事便传遍京城。

果然如我所料，刘妈妈不死心，请了相熟的郎中过来给宋容真诊治。

殊不知那郎中早已同我串通好。

郎中离去后不到一刻，宋容真就被丢出了杏春楼。

我和段修见杏春楼的人离去后便上前将宋容真带回公主府。

宋容真身上的红疹只是服药所致，养一阵子便会好。

我留段修在屋里陪宋容真，而我正打算去让人煮些粥给她。

才出门就撞见了段满，她正气鼓鼓地看着我。

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？」我问她。

「娘亲怎么能让爹爹和别的女子共处一室，让她有可乘之机？」段满反倒开始质问起我来了。「芸如她爹自从纳了妾后，她娘便失宠了，她如今都没有新衣服穿了，戴得珠钗也不如从前好看了。」

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丫头正担心我。我笑着捏了捏她那肉肉的脸，「首先，屋里那个姐姐是你爹的朋友，是好人；其次，如今公主府还是本宫说了算。」

段满白了我一眼，恨铁不成刚地说：「娘亲如今多大了，怎比我还天真？今日你去害人，明日别人便会来害你。」说着，她还自顾自地叹了口气，「娘亲这般笨，他日若是真让里头的人勾引了爹爹，只怕流的眼泪比宫外护城河的河水还多！」

我被她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，我这二十一世纪极具智慧的现代人竟被一个奶娃娃教我宫斗？

「段满，你这种想法非常的不对。」我努力不让自己发飙，毕竟段修和宋容真就在屋里。

谁知段满撇了撇嘴，捂着耳朵喊了一句「我不听」后撒腿就跑。

「段满！」我怒道，如今便宜驸马搞定了大半，也该是时候收拾一下熊孩子了。

宋容真生得极美，眼似水杏，腮凝新荔，肤白胜雪，任我一个女人看了都动心。

但段满担心的戏码并没有发生，因为翌日一早，宋容真便向我们请辞。我能理解她，毕竟谁能对自己的杀父仇人的亲戚笑脸相对呢？

转眼就到了皇兄生辰了，宫里设宴。

但我却一点儿也不想去，因为在书中这个时候，女主在御花园里放了毒蛇吓唬段满以报上次的落水之仇，段满跑到皇兄那告状。结果找不到确切的证据，段满和原身白闹了一场，给前来参宴的人留下咄咄逼人的印象。

毕竟是好几个月没进宫，太后和皇兄自然不同意。

我满脸愁容，而段满却一脸期待。

「今日，你切莫四处乱跑。」我叮嘱她道。

「好。」段满点头如捣蒜，就是不知听没听进去。

进宫时宴会还未开始，我同段修先带段满去看望男主六皇子，毕竟人家是未来皇帝，万万得罪不起。

六皇子赵晋和大多数言情小说男主一样，生母身份低微，自幼不受宠。

我先是将服侍赵晋的人训了一顿，然后再带段满进去。

段满一开始十分不情愿，我用眼神威胁了好几遍她才肯将我准备好的礼物送过去。

相比起段满，赵晋就显得有些受宠若惊。

但总体看起来还是十分和谐的，希望赵晋和段修一样，大人有大量，日后放我们一码。

解决完段满同赵晋的恩怨，接下来我只需盯紧段满便好。

宴会期间还看见赵瑶书和她那肾虚驸马，赵瑶书神采奕奕，她的驸马看起来比上次更虚了，眼下乌青一片，不知道还以为她嫁了只大熊猫。

桌上的果酒酸酸甜甜，不知不觉竟让我喝完了一壶。

我转身想让宫女替我添酒，却发现座上不见段满的身影。

「永笙，段满呢？」我一急之下连忙去拉段修的袖子。

段修摇摇头，「想来是又同韦尚书的孩子去殿外玩了。」

「本宫要去找她。」说着我连忙起身，拉着段修就往外走。

「公主莫急，段满打小就来皇宫，断不会出什么大事。」段修许是见我紧张，安慰我道。

「小孩贪玩，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？」

「公主如今去哪？」

「御花园。」书中段满就是在御花园看见蛇的。

「公主，」段修拉住我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有些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。

「御花园不是走这条路。」

我尴尬地笑笑，差点都忘了自己是穿来的，「本宫一时情急，不如永笙你来带路？」

段修没有丝毫责怪之意，带着我往御花园走去。

才到御花园，我便觉着脚下一疼。

「嘶——」我吃痛蹲下一看，脚踝处有两个小孔，正往外冒着血。

「公主！」段修忙蹲下身来查看。

原书中女主放的可是毒蛇啊，角色相斗，祸及穿书人！

我觉着头有些晕，想来是毒性发作了。「永笙，本宫……命不久矣。」

段修启唇，但被我用手指封住。「让本宫先说，毕竟……本宫化作鬼魂还能听见你说话，可你到时就听不见本宫说话了。」

我捧着他的脸，在月色下细细欣赏：「永笙，对不起。从前本宫太过任性，不懂得珍惜眼前人。待我死后，你若要再娶，我不反对。段满骄纵，你莫要惯着。」

段修眉心蹙起，眸底蕴着未知的情绪。

我捧着他的脸，眼睛有些花了。凭着直接吻上了他的唇，温温软软，同他的性子一般。

「我们永笙生得这般好看，日日对着谁能不动心？」我凭着直接吻上了他的唇，温温软软，同他的性子一般。

「如此，死而无憾。」我顺势靠在他怀里，脑袋越发昏沉，双眼渐渐阖上。

我再次醒来时头痛欲裂，不是说人死了之后没有痛觉了吗？

「公主？」

这不是段修的声音吗？

我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他清俊的五官。

心下一惊，猛地坐起身，发现屋内还是皇宫的摆设。

我难道.....没死？

段修许是看出我满心疑虑，抿嘴笑笑，「昨夜咬公主的蛇毒性不大，太医已为公主诊治，喝几日药便能将余毒清除。」

「至于为何公主昨夜会晕倒，许是喝多了果酒的缘故。」

我将自己埋进被窝里，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给埋了。我竟然以为喝醉是中毒，还发酒疯对段修说了一堆遗言顺带吃他豆腐，他会不会以为他娶了个弱智？

「这是嫌没被毒死要把自己闷死？」

我掀开被子一看，床前站着的是皇兄，段修早已不见身影。

「皇兄你怎么来了？」

皇帝赵启瞻撇了我一眼，「你最近做了这般多好事，朕若不来，你怕不是要把整个京城翻了天！」

我低声应道：「皇兄说的话，瑶知不懂。」

赵启瞻冷笑一声，语气严肃了几分：「你能不懂？给庆勇侯世子用那些狼虎之药，险些没让他将命也搭进去！威胁郎中，带驸马上青楼！还有昨日，朕的生辰你跑去御花园被毒蛇咬！你说说，你有半分像个长公主的模样吗？」

「那药是五妹妹自己拿的，怎又怪上我了？」

「还有，我上青楼不过是为了帮皇兄打击这些非人性的买卖……」

「你还真当自己有理了？」赵启瞻瞪了我一眼，我立刻噤声，乖巧地坐着。

赵启瞻脸色缓了缓，「你不是一向不满意段修，怎如今这般恩爱？」

「好歹也是皇兄赐的婚，再说段修人也不差，我若再似从前那般到外头乱来，让人知道，难免皇兄难免被人笑话。」我低眉盯着被子上的花纹，装作懂事地说。

赵启瞻略带惊讶地说：「若是一开始你就这般想，朕同母后这些年也不会因你劳神费力。」

「皇兄，」我伸手拉住赵启瞻的衣袖，嗔道：「浪子回头，怎还有嫌晚的呢？」

「你对谢家那小子始乱终弃，如今人家正一哭二闹三上吊呢！」赵启瞻虽是责怪，但语气里倒没有怒气。

想起那位油腻的谢兄，我直犯恶心。「那就劳烦皇兄帮瑶知解决这最后一次？」

「真最后一次？」赵启瞻抬起眼皮看我。

「比珍珠还真！」我满眼真诚。

赵启瞻满意地颌首，半晌又道：「听说昨日你带小满去了赵晋那？」

我心下一惊，听着语气我怎觉得赵启瞻在怀疑我想让段满成为陈阿娇呢？

可惜我不能同他解释赵晋将来真的会做皇帝，但是皇后不是段满，而我只是想讨好他让自己日后能有好日子过罢了。

「段满娇纵惯了，我想着若不好好教，日后只怕会做出比那日更过分的事。昨日不过是想让她学会同人友善相处。」

赵启瞻从我话里找不出破绽，稍稍点头后便离开了。

段修说昨夜段满其实跑去找赵晋了，至于做了什么他没同我说，只告诉我并不是坏事。

待在宫里不如公主府自在，当日下午我们就回了府。

在公主府门前就遇上了段修那位同乡周大人，此人一张国字脸八字须，如果不是穿了一身长袍，我真会以为他是兵马俑复活。

只是这周大人见了我和老鼠见了猫似的，难道原身又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？

等段修同他走远后，我便偷偷问故颜：「本宫从前得罪过这位周大人？」

故颜撇了我一眼，小声道：「周大人不喜公主，数次上书弹劾公主。公主不满，便下计陷害他娶了京城有名的丑女。」

还行，终于不是什么有颜色的坏事了。

听故颜说，这位周大人全名周齐安，同段修是同乡，曾在同一私塾下读书。

既然要讨好段修，那也顺带调和一下原身和周齐安的恩怨吧。

我特地让人去沏了上好的雀舌茶，为表诚意我打算亲自给他们送去。

孰知我一推开门，就看见段修正压在周齐安身上。

我内心直呼好家伙，敢情作者给段修起这名字就是因为他是断袖？

怪不得送两房小妾不要，怪不得原身放荡也无所谓，怪不得对着倾国倾城的宋容真一点也不动心……

原来真相竟是如此，看这体位，段修竟然还是……

想来之前那本书买来是为了服务周齐安的。

「呵呵……」我皮笑肉不笑地捧着茶，「里面怎么没人？」

我说完就掩上门快步回自己的屋里，一路上心乱如麻，都没发现段修跟了过来。

「公主。」他追到我面前，神色紧张。

「咦，原来驸马你在这里。」我将手上的茶递给他。

「方才……」

「方才本宫什么也没看见。」我尽量显得宽容大度，虽然心里难受得很。「真爱至上，无关性别。本宫支持你！」我拍了下

他的肩以示安慰。

段修愣了愣，不解地问：「公主是何意？」

「自然是鼓励你勇敢追爱啊！」

「公主误会了。」段修嘴角牵起一丝无奈，「方才周大人脚底打滑，靠后仰时拉了我一把，于是就出现方才那一幕。」

「其实你也不必解释……」段修这个借口实在是太烂了。

「公主不信我？」段修低眸同我对视，日光从背后爬向他的耳廓，烫得有些红了。

他将茶放到桌上，眼角晕开浅浅的笑意，「正好那日买的书我也学习得差不多了，」下一刻，我猝不及防地被他抱起，鼻尖相触，「那我只好自证清白。」

我吓得将头埋在他肩窝处，我这才想起上次周齐安说过要纳妾，好像今天这一切又是我自己自作多情摆乌龙了。

「驸马……永笙……」话音还未落，人已被他压在床上，他用手撑在两侧，不让身体的重量落在我身上，也将我禁锢住。

「周齐安还没走呢，这样待客是不是不妥？」我眼神闪躲着，手抵在他胸前。

「方才我已让他先回府了。」段修哑声道，「瑶知。」

眼看着薄唇落下，却因开门声停住。

「爹爹，我想要个纸鸢！」原来是段满。

我趁段修回头时顺势将他推开，「原来永笙还会做纸鸢？」

段修脸仍是烧得厉害，他点点头，喉结滚动。

「既然段满急着要，那不如我同你一起做？」我忙起身将他往门外拉。

「那公主可信我？」段修俯身凑到我耳边道。

我抬眼，对上他有些失措又小心翼翼的目光，似有烈火烧心，先融化后升腾，全飞到他身上去了。

「方才是我逗你的。」我似打趣地戳了戳他，「没想到永笙如此不善辩解。」

制作纸鸢需要细竹条作骨架，还未完成段修白皙的手就已划得伤痕累累。

我心疼他，不顾他劝阻帮他削细竹条。

结果才削好一条，我也被划破了手，血珠冒出。

段修看见了，急忙握住我的手，眉头微皱，「公主不如先歇着，我来便好。」

说着便拉着我去给我上药，明明自己满手都是伤却不着急。

残阳落满地，透过窗户微弱地落在他身上，隽秀的五官被打磨得愈加柔和。

他替我包扎好，而后侧过头看我。

眼前所见皆被他挡住，待我反应过来，吻已落。

「公主好好休息，我去将那纸鸢做完。」段修的颈部至耳廓都一片绯红。

我看着他修长的身影远去，不禁捂住胸口，心已乱。

蛇毒清后，太后派人召我进宫，说我上次走的急，她老人家关心我身体，让我进宫给她瞧瞧。

于是乎，我带着段满又进宫了。

一下马车段满拿着纸鸢跑得跟兔子似的，我只好让故眉跟着她，先去见太后。

太后保养得宜，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孙儿满地跑的年纪。

「你啊，近来也不安分。」太后品了口茶，「哀家知你看不惯你那五妹妹，也不用让她守寡罢？」

「母后，儿臣冤啊！」我忙起身凑上前给老人家按肩，「儿臣只是想下下她面子，谁料到她这般欲求不满。」

太后宠溺地看了我一眼，轻笑几声。

「罢了，如今人也算救回来了，只是日后苦了她要守活寡了。」

「那我立刻去南风馆买两个小倌给她赔罪。」

「你还敢说？真巴不得外头的人看笑话？」太后的语气严肃了几分，拂开我的手。「听皇帝说，你是打算留下段修了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「那也好，之前你让哀家去寻的毒药正好可以赐给另一个人。」

我心下一惊，原来原身还打算给段修下毒！

就在这时，赵启瞻来了。

他今日笑脸盈盈，想来是来讨好太后的。

「母后近来身子可好？」

太后似乎对赵启瞻有诸多不满，「一个月才来一次，哀家那天去了皇帝再来罢。」

「母后。」赵启瞻皱眉道，「最近政务繁忙，朕并非有意如此。」

他见太后不搭理他，于是开始给我使眼色。

我看在替他解决原身事上开口劝道：「母后，皇兄这不是来看您了？」

「之前瑶知才提议去国寺祈福，带母后出宫走走，朕也觉着甚好。」赵启瞻笑得和卖货推销一样，我咬住嘴唇让自己不笑出声。

但大兄弟，我好像没提议过，不要那我做幌子啊！我眼神示意赵启瞻不要太嚣张，结果这厮直接无视我，继续推销去国寺祈福的好处。

大约说小半个时辰，太后才缓缓开口：「瑶知，你也觉着好？」

赵启瞻和太后的目光纷纷落到我身上，我战战兢兢，笑着点了点头。

「那便去罢。」

许是聊得有些久，太后也乏了，便让我们回去。

一到殿外我便凑上前问赵启瞻：「我可从为说过去什么国寺，皇兄利用了我是不是该……」我向他挑挑眉。

「你是不是想朕将你相好的事捅到母后面前去？」

「捅啊，反正母后定会帮我。」我一脸得瑟，从方才太后对我和他的态度就能看出原身的确更受太后喜爱。

赵启瞻瞬间泄气，「说罢。」

「让段修去治水。」周齐安几番来找段修就是请教他治水的事，看得出来段修很想为百姓谋福，奈何身份限制住了他。

「你忘了他的身份？」

「我没忘，那就改个名，灾区的人谁知道他是驸马爷？再说，每至多雨，河道崩决，数年如此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你这皇帝可还有声誉？」

「如今你都敢教训朕了？」

我笑笑，「不敢，只是方才母后说要赐死一个人，不知寺里那位还等不等得及？」

赵启瞻瞳孔一震，「好，朕答应你。不过若是段修有半分异心，你要亲手除了他。」

翌日，段修早早就被召进宫，想必是赵启瞻同他说治水的事。

而我，作为他贴心的妻子，早早地开始收拾，以至于丝毫察觉不到他已站在我身后。

「如何？」我期待地问他。

谁知段修的反应同我料想的有些不同，不是欣喜，而是忧愁。

「治水一事是公主替我向皇上求来的？」

「你.....不喜欢？」我该不会又一次拍到了马屁股上吧.....

段修摇摇头，「最近公主待我太好，让我惶恐。」

我本欲开口，但他却先一步抱住我，墨香萦绕。

「恐公主变心，我心已窄，容不下公主再有旁人。」他将我搂得紧，隔着胸膛听他有力的心跳声。

我喜欢这个答案，因为我终于不用担心他会造反，更是因为我也爱上他了。

「本宫除了永笙，心里也容不下旁人。」

他将我松开，眸底的喜色溢出。

「本宫可以发誓。」

手还未举起就被他握住，十指相扣。

「不必，我信公主。」

赵启瞻在国寺里藏了一个寡妇，有孕的寡妇。他引太后去国寺就是想太后同意将她接进宫中。

想必太后早就知道他金屋藏娇，只是没想到事情竟发展得这么快。

于是直接在国寺上演了一场婆媳伦理大戏，幸好后来老人家心疼未出世的孙儿，勉强答应下来。

治水之事十分急迫，我从寺里回府便急匆匆地出发了。

本来段修是不想我跟去的，但在我一在坚持下，他才答应。

因为段修要去的地方正好是反派禹王的封地，我担心禹王霸王硬上弓要求段修帮他造反。

路途遥远，加上马车颠簸，到达时我已十分疲惫，一下车就在安排好的住所里补眠，一觉睡到第二日黄昏。

服侍的婢女告知我段修出去观察河道，但直至深夜我都未曾看见段修的身影。

我只好去找州府陆大人，结果陆大人同我说日落之前段修便已同他分开，说是到街上走走。

不用问，定是给反派给拐过去了。

但我若告诉陆大人，他定不信我。加上段修是以朝庭官员的身份治水，而我不过是他的夫人，如此一来，只能靠我自己了。

原书中反派在很早就有谋反的心思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只能先传信给赵启瞻，告诉他禹王早有谋反之心，并将书中写禹王为谋反所做的准备通通写下。

第二日一早，我就去了禹王府。

我给了门口的侍卫一百两银子，让他告诉禹王赵瑶知来了。

侍卫见钱眼开，拿着银子就去了。

不过一刻，禹王便亲自出门迎接我。

他既然能将段修拐走，自然也猜到我会跟来。

「公主远道而来，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。」禹王长相邪气，笑起来让人后背发麻。

「那还不请本宫进去坐坐？在这外头站了这般旧，腿都酸了。」我斥道。

「公主里边请。」

禹王府很大，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段修实在是过于困难，且不说这府上还有这么多下人侍卫，而我就孤零零一人。

我一进门就四处张望着，「你府上的布局与本宫的大有不同，不如领本宫四处走走？」

禹王侧身笑道：「这般简陋，怎比得上长公主府？」

「自然是比不上本宫的公主府，不过看着倒也别致。」说着，我径直往左前方的小径走去。

「公主当真好兴致。」禹王紧跟上我，「公主不在京城好好待着，驸马怕是会担心。」

「本宫的事何时轮到他作主了？」我敛起笑容，「还是说禹王你想管？」

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目光冰凉，但仍笑着，「不敢。」

嘴上说着不敢，但手上却是敢得很，下一刻人就被他打晕了。

醒来后，发现自己人被绑在椅子上，绳子与肌肤接触的地方垫了棉布，如此便不会磨损皮肤。

禹王既然猜出了我的来意，但看这副样子，他却不想伤我，不会.....又是原身之前欠下的情债罢？

就在我祈祷赵启瞻能快些派人来救我的时候，禹王来了，而且这个人手里还拿着一条皮鞭。

我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：「你.....你要干嘛？」

禹王笑着搬来椅子坐到我对面，「我还是头一次见公主如此慌乱。」

我泪往心中流，谁被人这样不慌啊？更何况我还只是原身的替罪羊！

「还记得从前我做世子时住在宫中，公主是最关心我的人。」

最关心？果然是风流债。「本宫那时也最喜欢你。」我假装和他一起回忆过去。

谁知他冷笑一声，「如果连同其他人一起排挤我、将毒虫放进我衣裳里、冬日里将我的炭火泼湿以及将墨汁倒入我每日的膳食中也算的话。」

我瞬间笑容凝固，看来不是风流债是深仇大恨。

我咬唇闭眼，已经做好壮烈牺牲的准备了，不知道我死了之后会不会回到现实世界？

预料中的疼痛没有落下，相反身上的束缚却是松了。

我怯怯地睁开眼，皮鞭已递到我眼前，而禹王一丝不挂。

我忙别开眼，心里默念一万遍「非礼勿视」。

「公主不就喜欢如此？」禹王嘴角勾起，眼神之中还有些……自豪？「段修那副小身板，耐得住你如此折磨？」

我此时不知该是笑还是该哭，这么重口，我何德何能？

我内心有些悲壮地接过禹王的皮鞭，但终是忍不住干呕了一声。

禹王脸色顿时黑到发青，拳头上青筋暴起。

我强装镇定：「本宫近来吃素，一时之间有些不适，怎么？这都忍不了？」

说着，我拉了拉手中的皮鞭，鄙视地看着他。

禹王顿时散去眼中的阴鸷，乖乖地将身转了过去。

我立刻将身后的椅子拿起朝他抡去，不过禹王实在是太壮实了，我已使尽浑身力气都未能将他击倒。

他缓缓地转过身来，我正一脸平静地揉着我的手，「本想用木椅能玩些新花样，没想到这般没劲。」

「公主！」

门被推开，刺眼的光照进来。

还未等禹王反应过来，我已投到段修的怀抱中。

「永笙，他欺负我……」我委屈地蹭着段修的衣袍，身后的侍卫虽惊讶禹王浑身赤裸，但还是迅速地将禹王制服。

「公主放心，禹王府上下已被控制。」段修抚着我的后背，柔声道。

「当真，你不是被他抓走了？」我抬起头，视线却又被他挡住。

「禹王还未离开。」他提醒道。

我应了声，又将头埋在他怀里，「那你昨夜去了何处？害得我担心了一整夜。」忽又想到段修带兵包围禹王府，我瞬间反应过来：「皇兄不仅让你来治水，还让你来查禹王？」

段修低声笑道：「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公主。昨夜我顺着线索查到了禹王打造兵器的地方，在那里蹲守了一夜，等送矿石的人来浑水摸鱼进去。不料公主比我更快，已是将禹王大部分罪证收集好送给皇上，还深入虎穴，我担心公主有事，便拿着皇上的令牌调兵赶来。」

「那我岂不是坏了事？」

「怎会？公主早早收集好罪证，让皇上和我都省去了许多功夫。只是委屈了公主，眼里入了秽物。」

此时士兵已将禹王带走，屋内只剩我们二人。

「你不问我为何我会知道禹王的罪证？」我才到此地，却比了解了大半情况的段修知道的多得多，正常人都会觉得奇怪，可偏偏段修没问我。

「公主自然有公主的苦衷。」我抬头对上他的双眸，澈如山泉，暖若冬阳。

「倘若没有苦衷，唯独自私呢？」我低眸后退一步。

段修上前一步将我揽回怀中，「公主若是自私，又怎会同我走到如今这一步？」

「你先等本宫说完。」

「公主说便是。」

「你先放开我。」

「无论公主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。」

我并未将我穿书一事告诉他，只是同他说我之前做了个梦，梦见他后来与我相看两厌跟随禹王反叛，我死于流亡期间，而他

被赵晋杀死。一觉醒来，心有余悸，为避免梦境会成真，所以才痛改前非。

段修听后，惊讶得久久陷入沉思，眉心紧锁，手也紧锁着。

我心似要从心房里跳出来，也庆幸并未告诉他自己是穿来的，毕竟这份感情我不想失去。

「不知那日你同我说心里只有我一个可是真话？」段修试探地问道，脸上露出期待。

「那是本宫说过最真的话了。」

「本宫可以发誓。」

段修笑了，眼角泛起涟漪。

「不必，我向来都信公主。」

禹王一党被押上京审问，而段修与我继续留下治水。

听婢女说，今日一早段修便出门了。

我闲来无事，打算去段修书房坐坐，顺便看看是否需要替他添置笔墨。

结果让我在桌上看到了上次买的书！

婢女总说段修最近在挑灯夜读，难不成读的是这个？

脸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烧了起来，黄色读物害人心智，必需销毁。

我将书丢进了厨房灶头里，看着火苗将纸张吞噬，心情大好。

「夫人。」

听到段修的声音，我忙转过身。

「脸色怎这般差，可是身子不适？」段修神色紧张，伸手探我的额头。

「我没事，只是你突然唤我夫人，一时未反应过来。」我调整好表情，挽上段修的手，「走吧。」

「在外自然是该叫夫人。」段修低眸应道，眼角含笑，手里还拿着几幅图纸，「我先回书房，夫人若是饿便先用午饭。」

「嗯。」我朝他点点头，等他走远后，我继续守在灶头前看着书烧完。

解决完心头大患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

只是没想到一回屋就撞见段修，「你不是回书房吗？」我有些心虚地问。

「瑶知可是拿了的书？」段修走上前，眉眼舒展，神色不明。

我被他逼到门处，「是，那书不好。」

段修嘴角漾开，「那瑶知如何赔我？」

我才开口，腰肢被他揽住，「不过我早已研习过，没了也无妨。」

「不如.....瑶知亲身检验？」

话音才落，唇被吻住，与之前蜻蜓点水一般所不同的是，此次若穿花寻路，直入深处。

日下花影醉，不胜屋内春光好。

段修番外：

段修自从做了长公主驸马便觉着坠入了深渊，眼未盲却不见光明。

他不知道每日醒来，长公主又会用什么样的理由责罚他。

今日，他回屋时发现里面多了两个婢女，上来就要脱他衣裳。

段修落荒而逃，想来是长公主已经厌烦了他，迫不及待地让别的男子入住公主府。

此等孽缘，不要也罢。

但今日公主似乎有些不同，看见他手忙脚乱，同他说话时脸上带着试探和怯意。

向来嚣张跋扈的长公主竟变了个人，对他嘘寒问暖，不再一味宠溺小满。

后来公主将谢将军打晕，并同他说谢将军对她图谋不轨，此后心里只容他一个。

他若还是当年才中状元的段修，此话他会信的。

只是同长公主夫妻多年，长公主的真面孔他早已看得清清楚楚。

她还带他上街，替他置办衣物。

但长公主还是长公主，沉溺欢好自然改不了，买着买着就去看了春宫图。

但她确实又是变了，会在五公主面前维护他，还头一次承认他是她的驸马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，公主好像不再那么可怕，而这公主府也不再是噩梦。

他开始害怕，害怕公主再次抛弃他。

那夜公主男扮女装走进了南风馆所在的街道，他头一次觉得心很痛，像是才愈合的伤口又被人剖开。

但很快他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有多愚蠢，公主是去替他赎恩师之女。

公主奢靡，好金玉之器，可为了凑齐赎身的银子，都将其悉数典当。

那夜他上杏春楼，脂粉无数，但他心里只念公主，得瑶知，夫复何求。

后来，公主拉着他逃出杏春楼，汗湿了鬓边，笑眼相对，问她演得如何。

沉浸已久的湖面，终是被春风吹乱。

公主终是先一步同他表明了心意，借着醉意，吻了他。

她满心以为自己将下黄泉，却不知他已爱她入骨。

她知他心系天下，特地为他去求皇上派他去治水。

那日幸好他及时赶到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

她告诉他，她曾梦见后来他跟随禹王造反，导致她流落在外，下场凄凉。

他感到震惊，但仍旧选择相信，就算是骗局也无悔。

后来，他也做了那个梦，梦中他们至死都恨着对方，一睁眼便看见公主的睡容，瞬间抚平心中慌乱。

万幸，梦境与现实相反。

更万幸的是，她做了这个梦。

前半生孤苦，换来余生与她共枕眠，值得。

（完）

另有专栏：[知乎盐选](#) | [宁折枝](#) 可继续阅读

浏览器扩展 [Circle](#)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[www.zhihu.com](#) 所有